

秋来葡萄熟

□ 何小琼

秋天是瓜果飘香的季节,而我对葡萄情有独钟。

葡萄成熟的季节在秋季,这时的葡萄多是本地的,一个个饱满浑圆,一串串惹人怜爱。买的时候,小心翼翼地拎,或者相当优雅地捧,更不敢粗鲁地一甩一抛,要是这样,必定招来老板的白眼。

记得小时候,我家门口种了一棵葡萄,那是父亲栽种的。纤细的葡萄藤慢吞吞地围绕着杆往上爬,葡萄叶子温柔地随风摇曳,那茎细得仿佛一碰就断。我和小伙伴一天几回围着观望,无数次

想象秋来葡萄熟的样子。夏末秋初时,葡萄果然爬满了架子,叶子一片挨着一片。阳光灿烂时,映到地上的是闪烁的斑驳的光芒。我们总是聚集到葡萄架下仰望,目光全是在搜寻心心念念的葡萄。

直到入秋,在我的惊呼中,我们看到了一小串颗颗犹如米粒的葡萄。我们兴奋地奔走相告。不一会儿,好几个小脑袋都在努力寻找,一串、两串、三串,笑语连连,拍手欢呼。

那年秋季,我们的快乐是从葡萄架开始的。

几场秋雨之后,葡萄迅速成长,不负众望地浑圆起来。

“葡萄已经熟了。”有经验的邻居叔叔笑着对我们这些两眼放光的小馋猫说。

于是,我让父亲郑重其事地摘下成熟的葡萄,将它们洗干净,再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。一股清甜的味道涌现出来,汁水不多,但带着皮吃真是爽口。

童年,我家的葡萄成了我和小伙伴快乐的源泉。

时光荏苒,白云苍狗,岁岁年年有秋到,年年岁岁人不同。我已人到中年,年少时的葡萄架子早就淹没在岁月的长河中。如今大街小巷都有卖葡萄的,每次看到葡萄,都能想到小时候的快乐。

说不尽秋的美

□ 于治国

立秋已过,凉风悄起。这个季节像一首诗,诉说着秋的独特魅力。

花草树木渐渐地披上了金黄色外衣,那是大地的调色板,满眼的成熟与喜悦,满眼的充实与欢乐。

城市的道路两旁,树的枝叶有青有黄,显露出秋的深度。河边的树叶飘飘荡荡,慢慢落于河里,漂浮在水面。田间地头,待收的庄稼果实硕大,从春天就开始累积的成长记录,即将挥笔结尾,写下一个美满的收成。

秋天的美,不只是景色的成熟、果实的丰硕,更多的是季节的回响、付出的回报。

一年四季,各有其美,春种夏长,秋收冬藏,每一季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,让人流连忘返。而秋天的美,格外让人心动。因为其丰满与成熟,更因为其殷实的收获,为安然过冬作出的巨大贡献。当寒冬替代深秋之后,万物萧索,田间空旷,颗粒归仓,人们得以安全度过漫长的严寒。集春夏之辛劳,得一秋之收获,所谓集大成者,秋天毫不为过。



秋花与蝶 签约摄影师 李保利 摄

秋的美,形于外,而实于内,秀外慧中,丰盈圆润。

秋的景、秋的果、秋的内在、秋收获,一切的一切,构成了秋的美、秋的内

涵、秋的神韵、秋的气质。秋天是一幅美丽的画卷,是一首收获的长歌。它以丰收的景象、硕果累累的成果,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伟大。

赶坡儿

□ 连乃红

我的家乡在禹州鸠山,那里出产优质煤炭,官山煤更是出名。我小的时候,汽车、拖拉机很少,货物运输主要依靠人力架子车。自我记事起,就经常见到外地来的拉煤车络绎不绝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家乡交通不便,没有柏油路,更没有水泥路。山间小路蜿蜒崎岖,煤矿都位于深山野沟,坡陡路长。沙石坡、逯家坡、押坡、二里半坡、坡村岭、马楼岭等都是拉煤人必经之地,单听地名就可想象出当年拉着载重500公斤的架子车前行的艰辛与不易。拉煤不但辛苦,而且充满危险,车毁人伤的事故经常发生,由此催生了一个职业——赶坡儿。

赶坡儿也叫拉坡儿,即牵个牲口挂在拉煤车上,帮助外乡拉煤人顺利拉至坡儿顶或者拉出山,对方付点儿赶脚钱。这样拉煤人安全出山,当地人也能挣个辛苦钱。

外地人常趁农闲时来拉煤,此时是赶坡儿的旺季。头天晚上,赶坡儿的人把牲口喂好。第二天拂晓,大家带着干粮,一人一牲就出发了。那时赶坡儿的人很多,大家就分散开来,各自寻找雇

主,有的蹲在坡儿底,有的去煤场,尽其所能。

找到雇主以后,双方商谈拉的方式和价格。有的是拉上大坡儿,有的是直接送出山。逯家坡位于方山境内,车行至此,大坡儿全部过完,收费两元钱。马楼岭位于顺店镇境内,完全出山,再往前走是平原,赶坡儿最远到此,收费两元五角。一般一天能拉两趟,生意好时能拉三趟。

赶坡儿的活儿要起早贪黑地干,所以赶坡人每天要走二三十公里的山路。

不过,赶坡儿人自有乐趣。在彼时交通、通信很闭塞的情况下,赶坡人每天和操着外地口音的人聊天儿也是件趣事。走在路上,两个人几个小时的相处,一前一后,有问有答,相谈甚欢。赶坡儿人回来后,山里人聚拢在一起,或端着饭碗,或纳着鞋底,或抽着旱烟,围着赶坡儿的人,听他们讲着山外的乐事。此时的赶坡儿人,俨然成了小山村里的“新闻发言人”。

我本家二哥今年70多岁了,那时候,他20岁出头,能说会道、聪明伶俐,三里五村赶坡儿没有超过他的。别人拉两趟,他能拉三趟。这里面自有他的一套秘诀,多年后他才透露其中的奥

秘。大家都在等活儿时,他不扎堆儿,而是牵着牲口去煤矿,看到有人在矿门口等活儿,他就径直去煤场,直接找拉煤的人。

当时煤矿生产效率低,有的外乡拉煤人好几天还装不上煤,很着急。二哥就帮助帮助拉煤人装上优质煤。外乡人感激不尽,作为报答,出高价雇二哥赶坡儿。所以,二哥总是比别人拉活儿多。

赶坡儿还成就了一对好姻缘。距我家不远处有个小山村叫寨沟村。村里有个姓赵的姑娘,十七八岁,有一次赶坡儿,遇到安徽的一个小伙子。可能是两人在赶坡儿途中一见钟情,可能是小伙子的同伴极力撮合,也可能是小伙子伶牙俐齿,或者是赵姑娘对山外生活充满了向往,她跟小伙子一起去了安徽。

前几年,赵姑娘和小伙子携儿带女,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娘家。赵姑娘的娘家人扬眉吐气,逢人便说是当年赶坡儿成就了女儿的姻缘。

据我所知,赶坡儿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,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赶坡儿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了。

回想往事,仍觉心暖。

文峰塔



忆江南 汝河清秋

□ 来向阳

清风里,吹皱汝河花。
偎倚明墙探俯瞰,
弯弯秋水郭边斜。
波澜走泥沙。
天地绮,古邑正芳华。
岚染层林烟霭黛,
叠峦流玉紫云霞。
诗画众民家。

雨霖铃

□ 刘海军

风来初骤。
翠杨消减,望遍红藕。
思来几个闲日,新年又半,
初秋难守。
一片青山婉黛,最橙绿参透。
夜过了,遥记平明,
执两三杯盏残酒。
叹多少故人知否。
怎应承,那水裙红袖。
人间冷落何处,犹记得,
怕难开口。
世事无常,过往谁曾贱的营苟。
这次第,人在阑珊,
只蓦然回首。

赞成功 教师节咏怀

□ 蓝仁德

讲堂十载,草屋三生。
挥鞭三尺化难争。
转身文妙,回首音清。
栽桃路远,育李功成。
不觉花甲,留得椿龄。
愿存师道守心灯。
海江帆驶,事业龙腾。
栋梁遍地,广厦群星。



栏目主持:庄生